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楊乃武與小白菜
第二十八回 妒恨起毒心禍根隱伏 殷勤調湯藥惡意難銷

話說劉子和在小白菜房內，一度春風，起身結束衣服。小白菜不禁又想到了乃武諄諄相勸之時，忍不住嗚咽起來。子和見了，忙着意的溫存一番，方收住了悲淚。一瞧時候，已是辰末午時，慌忙把衣服整理好了，下樓煮飯。知道小大今天在沈體仁家中，一時不能回來，便留子和午餐。子和答應，在樓上等候。橫在床上，不由得想起方才小白菜的一番言語，說得很是明白。小大一天活在世上，小白菜的心一天不會向著自己，盡是甘言蜜語，毫無用處。自己為了小白菜身上，也不知用了多少心機，錢也化得不少，連寶生的一千兩銀子昨天又許上了五百塊，足足的過三千。東西連自己最心愛的打簧表，也送給了小白菜，可算德至義盡矣，只是仍不如一個窮的豆腐伙計葛小大，而且醜陋不堪，倒得到了小白菜的真心，自己豈不是白用心機。今天這一次相會，不知又得到何年何月，方能再行相會。這般的美人兒，叫我如何舍得呢？就眼睜睜的瞧小大快活不成？聽小白菜的言語，並不是真的不願嫁給自己，做知縣老爺的媳婦，無奈小大活著，小白菜不忍另嫁他人，便是交往，也是沒法，因了已經失足方才允諾。不然，小大活著連交往都有些不甚愿意。如此看來，要把小白菜奪到手中，永遠相好，除非小大死掉，才能得如願以償。停一回回去之時，卻得同寶生商議一下，可有妙法，使小白菜一世同自己相好，便是多化些錢，做出些事情，也說不得了。好得父親做著本地知縣，都可以擔待，家中有的是錢，用幾個也不要緊。正在亂思胡想，卻見三姑走上樓來，向子和笑道：「阿哥，你好久沒有來了，可有什麼東西送給我呀？」子和聽得，暗暗發笑，這個傻子，別的事情都不知道，錢卻知道要的。也虧得自己有錢給她，保住了她的言語，不肯說給別人知道。不是有錢，怕不待到今天，小大早已聽得的了。自己也早已知道這傻子貪些小利，便在身上取出一個錢多重的金線戒，笑道：「我早知道你愛好東西咧，帶一個金戒指在此，送給你吧。」三姑笑容滿面的接過手去，又笑著喚子和下去吃飯。子和即隨三姑下樓，同小白菜、三姑二人一齊吃飯。飯畢之後，小白菜收拾了殘肴，子和到樓上，欲待小白菜上樓，再尋歡取樂，誰知停了一回，小白菜到了樓上，忙著推子和回去，怕小大回來撞見。子和見小白菜這般慌忙，沒奈何只得懶洋洋的立起身來，一步一回頭的走下樓去，自回家去。小白菜卻橫在床上，只是想方才的事情，子和的言語，不禁流下淚來，可是也無法可想，只得罷了。

卻說子和回到寶生店中，只是悶悶不樂。寶生見了，忙問子和因何這般煩悶？子和即把方才在小白菜家中的事情，同了小白菜的言語，小大活一天，自己便沒希望同小白菜相好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寶生聽了不禁沉吟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小大這人，同大少爺勢不兩立的了。若要小白菜向著大少爺，非小大死掉不可。」子和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寶生道：「這般一說，大少爺只得丟了同小白菜相好的一條心罷，除非……」說到除非兩字，便縮住了口，不說下去。子和忙問道：「除非怎樣呢？」寶生道：「除非小大死掉。」子和道：「怎樣可以使他死呢？」寶生忍不住笑道：「好端端的人，如何能死呢？除非要設法把他害了，方能使他死掉咧。」子和聽了，不覺心中一動，低下頭去，不住的呆想，想起了小白菜這副花容月貌，如何舍得丟掉？只是小大不死，眼見得事情糟了，倘是真的把小大害死，豈不是犯了因奸謀命的大罪，穿破下來，如何得了。小大活著不死，小白菜便一天不能依從了自己。決沒有兩全其美的妙法。想到了這一層，心內不住將小大死掉，同了丟掉小白菜的兩事，的碌碌的打轉，究屬走那一條好。大凡一個人做下一件萬惡不赦的大事，起初也不過一念之差。今天劉子和也是如此，弄到後來，有殺身大禍。

閑話少說，卻說子和把兩件事情，在心中盤算了一回，覺得倘是去掉小白菜，如此一個美人兒，永遠不能相會，害得自己失魂落魄，一個不好，性命也得送掉，想小白菜害下了相思之症。若是把小大害了，雖是因奸謀命，犯了大罪，可是告得官府，定得經過爹爹手下，自然可以設法彌補。而且地大的官司，只要天大的銀子，沒有不稱平的。又加著小大家中，小白菜自不必說，到了那時，定能變了心思。三姑是在自己一路，只須多化一些錢，其餘的親戚們，有了錢誰都愿意不聲不響，自己只須做得秘密，使人家不知道是自己做的，何人再能說著自己，確定是誰做的手腳呢？這般一想，頓覺得害死了葛小大，比了丟掉小白菜來得輕而有利。子和想到這裡，暗道這事須得同寶生商議，他計較量多，如何可以做得乾淨，人不知鬼不覺地使小大死掉。便向寶生道：「老錢，你不能不幫我的忙呀？這般一個美人兒，倘是丟掉，我便得想死了。」寶生道：「叫我也沒法呀，除非把小大害了才好議法咧。」子和忙悄悄地道：「老錢，害了小大，也得做得乾淨，不被人知道才妙。不然，卻不是兒戲的。」寶生道：「原是這般的講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」子和知道寶生貪錢，送些錢給他，或者可以有絕妙的計較出來，即把帶的金條金葉，約有十二三兩光景，取了出來，向寶生笑道：「老錢，你倘是有法把小白菜弄到我的手中，永遠相好，這些金子先送給你，日後再重重相謝。」寶生見了黃澄澄的一大堆金子，早怦怦的亂跳，沉吟了一回，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計卻有一個在此，可惜狠些。只是小大不死，大少爺是得犯相思病死了，還下如使小大死掉的好。」子和聽得，正中心懷，忙問道：「怎麼妙計呢？」室生移了一移座位，湊到子和耳邊，悄悄地道：「大少爺，小白菜既是說小大不死，她的心便不能向著大少爺了，卻不得不設法把小大除掉。我想小大有病的時候，配藥總是我店中來配的，我只須等小大生病來抓藥之時，悄悄的配一味毒藥下去，小白菜同三姑小大，那裡識得藥理，自然放心煎了給小大飲下，那裡小大豈不是人不知鬼不覺的一命嗚呼，不知道的人，還只說是生病死掉，那裡猜得透是這樣死的呢？又沒有對証，如何可以疑心到大少爺身上。便是有人疑心，告到官府，那時只要大少爺通知了老大爺，把狀子駁斥了便就完了，而且官府也決疑不到大少爺咧，豈不是絕妙的計較。小大死後，小白菜嫁給大少爺，當然不成問題。大少爺是知縣老爺的公子，誰敢來說半句言語呢？大少爺以為如何？」

子和這時，只知道小白菜的美麗熱情，恨不得天天摟在懷中，那裡管得到喪天害理，聽了寶生的一番言語，覺得小大一死，小白菜穩穩到手，早心花怒放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好，老錢，這事卻得托你了。這些金子，你且先收下，日後成功，我再謝你五百塊洋錢。」寶生歡樂，一面把金子收進，一面笑道：「大少爺，這事卻不能心焦，非得俟小大先生了病，前來配藥方能下手，不然，卻得露出破綻，那就糟咧。」子和不住的點頭稱是，覺得寶生這個計較，真是不差，算得是人不知鬼不覺了。寶生又道：「大少爺，這幾天你卻不能再到小白菜家中去了，被人瞧見了不好。最好倘是小大生病來配藥之時，我把毒藥配將進去，你卻離開此地，也別回轉餘杭，不論到那裡游玩十天八日，等事情完畢之後，再行到來，一則可以避人耳目，二則小白菜、三姑二人，也可不疑到大少爺身上，免得將來小白菜懷恨，又生了什麼變故？」子和連聲答應道：「好，我就到杭州去玩一趟如何。一切事情，都請你辦理就是。」當下二人商議已畢，便不再多說，因恐被他人聽得。當夜子和宿在店中，過了一宵，明天正是十月初九，子和同寶生二人，一天未曾出門，只在家中計議這件事情。到了下午，寶生正在店中，卻見葛三姑手中取了一包東西，一張紙頭，走到愛仁堂店內，見了錢寶生叫道：「錢寶生，快配藥來。」寶生見了，心中一動，忙問道：「誰服藥呀？」三姑道：「阿哥肚子痛，買了一千錢的桂圓去煎桂圓湯給阿哥吃。再有一張肚子痛的方子，快些配來。」寶生聽得小大生病，心中大喜，一面接了方子，一面問三姑，小大生了什麼肚子痛病，三姑即說了一遍，原來小大昨天到沈體仁家中，吃過了晚飯方才回來，今天因了喻氏吩咐小大仍到沈家吃飯，因有幾個親戚到來，小大答應。到了今天，即仍到沈家去午飯，誰知飯方吃畢，小大腹中忽地痛得如絞的一般，不住的捧住肚子哼唧，喻氏體仁等一見，都慌張起來，正待問小大怎樣，小大一個惡心，頓時嘔將起來，腹中又痛得眼前金星亂冒，頭上的冷汗，足有黃豆般大小。喻氏見了，以為是痧症，忙取了痧藥，給小大服下，又泡了姜湯灌下肚去。只覺得好些，仍疼痛不止。小大知道不好，忙忙回轉家中，在路上又嘔了一回，走到家中，一個人已痛得發昏，倒在床上。小白菜、三姑見了，也都慌了，小白菜慌替小大蓋了一床被頭，一面泡著藥茶給小大飲下，腹中方覺得好些。只是又加著寒熱，身上又發冷，小白菜忙命三姑買一千文的桂圓預備熬湯給小大飲，因知道小大定是受了寒氣，一面又請了鎮上一個醫生，開了幾味藥方，交給三姑帶到愛仁堂抓藥。三姑便出門買了桂圓，又到愛仁堂來，寶生聽得，心中大喜，知道小大的病很重死了之後，或者人家不致疑心毒死，即通知子和催他立

即動身，離開倉前，一面把藥方上的藥配了，除去一味，加進了一包砒末，交給三姑。三姑那知那裡，興匆匆取了回去。子和在樓上早已得信；心中不免有些發慌，知道留在這裡不便，忙帶了些錢，辭了寶生；離開了倉前，逕向杭州去了。臨行之時，又重重的托了寶生，寶生一口應諾，子和自去不提。

卻說三姑捧了桂圓同藥回去，小白菜接了慌忙生起炭爐，先煎了桂圓湯，再煎了藥，也不識藥內有了砒末，煎好之後，同桂圓調和，端給小大，小大昂起頭來，一氣飲下，小白菜放了藥碗，三姑即接去洗了乾淨，仍回房中，同小白菜坐在椅上，瞧著小大。約有一刻鐘光景，卻見小大不住的捧著肚皮喚痛，又連連惡心，卻又吐不出來，瞧下去好不難過。小白菜見了，嚇得手足無措，呆呆地望著小大，小大這時越發的不好了，只痛得在床上亂滾，口中噴出一口血，吐得棉襖上鮮紅可怕，小白菜已急得滿面淚痕，只道是小大病體有變，那裡猜得到子和托了寶生，在藥內下了砒末，要毒死小大。看看不好，忙命三姑到沈家去請喻氏到來，三姑慌忙奔出門去，小大在床上滾了多時，口中的血噴個不住，把一件棉襖染得滿袖滿襟，兩眼發直，形狀兒好不難看。這時葛家除了小大這外，只剩下小白菜一人，只有哭泣的份兒，那裡還想得到什麼。一剎那間小大大叫一聲，那血從七竅流出，雙眼突出，只流鮮血，面色變了青幽幽地怕人非常，已是氣絕身亡。小白菜見小大已死，只哭得死去活來。瞧小大這般死法，也有些疑心中毒，只是自己既未下毒，只有在沈家服下毒物，沈家是小大的晚爺，喻氏又是小大的親身母親，總無害死小大之理，萬想不到寶生把毒藥下在藥中，自己沒有瞧出。哭了一回，聽得門響，三姑、喻氏、體仁三人奔將進來，見小白菜悲聲大放，小大已死在床上，忍不住都大哭起來。便是體仁，也流淚不止。喻氏一瞧小大，七竅流血，青面突睛，分明是中了毒死的，心下懷疑，即查問小白菜同三姑，小大怎地忽然生變，小白菜便把一切事情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喻氏暗想：這事有些蹊蹺，這般形狀，定是中毒而亡。不要小白菜有了奸夫，嫌小大礙眼，下了毒手。本來這幾天，小大不住在店中，住在家內，便有些知道了風聲，方是如此。如今小大忽地中毒而死，小白菜謀死親夫的嫌疑，可逃不脫了。只是聽小白菜的言語這般悲哀，又是不像，而且這時也不便聲張，且料理了後事再說，停一回轉家去把小大的堂弟葛文卿找來，同他商議再作道理。想定主意，即含淚向小白菜道：「生姑，如今且忍住了悲傷，料理後事要緊。」小白菜聽得，一壁哭泣，一壁取出了二十塊錢來，交給喻氏道：「媽媽，我如何料理得來呢，請媽媽做主吧。」喻氏以為小大一定沒錢，如今見小白菜毫不困難的取出二十塊錢，越發的生了疑心，即接了錢，向沈體仁說出一番話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